



央视在国庆期间开播了一个“走基层 假日调查——你幸福吗?”专栏。栏目采用现场直接发问的方式,询问路人的幸福感。面对记者突如其来“你幸福吗?幸福是什么?”的发问,民众的回答五花八门,却真实可信。

在众多的回答中,我们听到的是:有个女朋友;下班后有一声老婆孩子的问候;把女儿供出来了;能和老伴一起牵手散步;能挣钱改善生活……诸如此类一些很普通的幸福观。原来,幸福就是这么简单,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,唾手可得。

一位大学生在面对镜头时回答:“我今天不幸福,因为刚和女朋友分手

简单幸福

文/方华

了”。原来,幸福是具有对比性的,当你身染疾病时,你会觉得健健康康就是一种幸福;当你连日疲劳工作后,假日休闲就是一个享受;当你在天涯时,相聚团圆就是一份快乐。这就是回答记者“我很幸福”老年人居多的原因。因为,经过人生的磨砺,他们才知道拥有的现在及一切是多么的不易。

美国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曾弄了一个幸福指数,包含物质拥有、信仰、情绪状态、工作满意度、饮食习惯、疾病、压力程度等生活质量指标,来衡量生活的美好程度。对照此指数,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幸福的标准。其实,幸福的感觉不是什么标准能衡量的,正如一双鞋子穿得舒不舒服,只有脚知道。

有的人腰缠万贯,却感觉不到生活的快乐;有的人豪车美宅却在数说日子的无聊。有的人寒衣素食,却感觉花好月圆,生活充满诗情;更多的人平平淡淡,却在“从从容容才是真”中体味人生的美好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在回答记者时说得好:“穷也过,富也过,幸福就是自己能生活中找到快乐。”朴实的话语一言道破幸福的真谛。

幸福不在于你想得到什么,而在于你拥有什么。如果倒回30多年,那时的生活“三大件”是手表、收音机、缝纫机;如今,“三大件”变成了房子、车和票子。几十年前,一家三代挤在几十平方的屋子里也觉乐融融;如今,一些人有好几套房子也不觉得舒服。时代在发展进步的同

时,一些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,心变得越来越小。一个被物欲填满的心胸,怎么会容得下那些单纯的幸福?

幸福还在于自己的发现。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,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,当然是幸福的重要元素,但更多的幸福感觉来自于我们自己去发现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快乐。生活原本就是一些极其平常的小事点滴积累,细细地品味那些平时忽略的点点滴滴,把他们串起来,就是挂在我们胸前的一条幸福项链啊。



人生如饼

文/崔健

北京有一种远近驰名的特产,自用、送礼,两相宜。多少年来,不记得吃了多少,总觉得滋味尔尔,不如外传的那般美味;就直觉得认为这种酥软的饼,也与其它许多事务一样,总是名过其实的多,名实相副的少。

近日,友人从北京携来一盒,不以为意,待开盒共食后,顿觉齿颊留着酥、香,其中包裹的麦芽糖更是甜而不腻;竟与昔日的感觉迥异。好奇惊讶之余,询问:“那里买的?怎么与以前吃的不一样!”

当然在北京买的,只是要去老店!友人说。

可是,到处都是挂着老店,‘

正宗老店、总行的店铺啊!我疑惑的问,谁晓得哪家,才是真正

的老店?只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才知道真正老店。友人特意的把土生土长四个字拖的又重又长,听得出的他的得意,这家真正老店,就挤在一些自称老店的店铺中,没有特殊的装潢,也没有什么夸张的店名。最后,他还是强调,我在北京土生土长,只有土生土长的人,才知道!

怪不得,我买的都不好吃。才恍然我这个外地人都在以貌取人似的叫着:“多少年来,北京到处都是一家家装潢美丽,灯光明亮,挂着各式名号的专卖店

铺;让人陷入迷雾中一样,每次只能像抓阄一样,凭运气了。

我以指尖,沾着桌面上如雪花般掉落的点点酥皮,往口中一指,一指送的时候,心头竟涌上了许多感触。

一块小小的饼,却也如人世一般:有人居陋巷,不改其乐的务实务本经营。有人不要求自己的内涵,只讲究外表的装扮与美容,以期得到青睐,或者干脆仿制、盗用名号;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后,又以为时运不际、风水不佳、名字不好,要算笔画、改名字;却不知道从自己的修身、修心下手。

小小的饼是如此,人也是如此。一个外表朴实、相貌平凡,语

言不多的人,或许就是真正的高人,他们都是谦谦君子;不须炫耀的装潢与夸张的名号,永远忠实的保持着自己的本貌与本性。遗憾的是,只有真正的在地人,才了解有所变与有所不变的差异,才知道真与赝的差别,才买得到真正的东西。

而一般浮光略影,青蜓点水如我的过客,也只能凭着外表的装潢或是名称或是运气,来挑选了。想一想,这一路走来的人生里,自己是不是也忽略了、甚至轻视了,居陋巷也不改其乐颜回;甚至紫红不分作了多少错误的判断与行动时,心中就起了一丝丝的惊怕!

枣事

文/吴辰

就会吹散得到处都是。枣树毫无半点张扬的气质,内敛到了骨子里,像极了终生劳作的传统中国农民。在百花争放的光景里,枣树弃绝了娇艳,将所有的气力都用去吸纳日月的精华,于是清冷的秋天一到,青红相间的枣儿便由内而外透出温暖迷人的光泽。

祖居屋后曾有一棵十余米高的枣树。那时,每到秋天枣熟,村里的娃娃们便三五相伴,抱着长长的竹竿来打枣。力气大的将竹竿朝枣儿密集处捣去,其他人则一直盯着那些个枣儿不放,枣儿一被打下,便欢呼雀跃地朝落地处奔去。有人拾到个又红又大的,洗都不洗,赶紧往袖子上蹭两下,塞进嘴里,生怕别人抢了去。要是甜得很,牙都能笑掉下

来。这种满足感懂的人应该不多了吧。这棵枣树结的枣儿至纯至真,每一口都是童年美妙的滋味。

初中时在邻镇一所中学借读。刚去时总认为当地人会欺负我这个外来客,整天畏畏缩缩,不敢与人打交道。直到一天课后,坐我后排的那位五大三粗、看似蛮横的同学给我递来一把大红枣儿,我才稍稍松了口气。他憨笑着对我说:“来,尝尝我们这的枣儿,看看甜不甜?”我小心翼翼接过,尝了一颗,确实很甜,很脆。后来,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。少年时的枣儿有一种相互扶持的友情味。

大学时一个人在外租房住。秋风萧萧,放学后常会从街边水果摊买些冬枣,在夜里

边读书边吃。来自北方的冬枣个头要比南方的枣儿大得多,咬起来清脆可口无比。但那时的日子真是清苦,关于冬枣的记忆也伴随着孤独。彼时的枣儿,味道里有一抹恋家的愁绪。

昨日傍晚,出远差归来,特意接妻下班回家,在路边水果店又发现了冬枣,心想秋天来得可真快。想多买些带回去,妻小声对我说:“少买些吧,兴许是糖精泡出来的呢,我白天才看的新闻。”我便吁了一口气,只抓了一小把放在袋子里。晚上将枣儿一颗颗洗干净,和妻坐在床头边吃边看电视,心里充满了温暖,枣儿的味道已退居其次。

有些时候,枣儿其实是幸福的道具。

杯中酒的味道

文/丁松英



把岁月酿成酒,斟于杯中,仰颈咽下,只见年华流转,时光倒流。

东篱旁,雏菊盛开;南山下,瘦田半亩。你穿着素衣,端着杯,喝下杯中酒。酒味甘甜,并不醉人,而你已自醉。袍上还沾有耕田里的泥土,鞋底还有不慎踏上的花香,你摇头晃脑,浅笑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你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弃官袍,到这世外桃源来隐居,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好不自在。陶渊明,你杯中的酒那样清,它含着桃源里的桃花灼灼,含着你不为世俗弯腰的骨气,含着你隐居世外的悠闲恬静,不带一丝凡世的浊气。你若在月明星稀时品一杯清酒,定能品出平凡生活的甘香醇美。

离乡的人啊,站在窗前,“举头望明月”,低头斟酒杯中,便掉进乡愁里了。你放歌月下,豪饮烈酒,邀明月,话人生,逍遥自在。李白,你杯中的酒是烈的,它含着你官场的失意,含着你离开的决绝,含着你半生的洒脱。你若在月华如练时品一杯烈酒,定能品出你的超凡脱俗。

那日,天气晴好,你邀了几个女伴,出外游玩。象牙白的溪边亭中,你素指纤纤端起小杯,抿了口酒。你们嬉闹许久,欲摇桨归家,可怪酒太醉人,你们迷了路,“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”易安,那是否是你生命中最恬静的时光?后来金兵入侵中原,你颠沛流离,回眸故土,泪已沾襟。你叹: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你恨,恨君主的懦弱无能,恨自己不是男儿身,不能着戎装,御烈马,把敌人杀个落花流水。李清照,你杯中的酒那样苦,它含着一个宋朝小女子的傲骨,含着你国破家亡的悲痛,含着你颠沛流离的艰难。你若在夜深人静之时抿一口苦酒,怎会品出曾经那盛世江山的壮美。

曹操的杯中酒,是一统天下的壮志;屈原的杯中酒,是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无奈;苏轼的杯中酒,是对“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”的士大夫建功立业的向往;海子的杯中酒,是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盼望……

杯中酒,融了千年的光阴,它含着多少人的来去,含着多少人的喜怒哀乐,在历史的杯中慢慢酝酿,沉淀。

我不过只是一个后来的小女子,抿了一口历史的杯中酒,唇齿生香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dwbaianhe@163.com



枣花是初夏时节万紫千红中一道不起眼的风景。黄绿色的细碎花瓣就像耄耋老太银发中的点点白屑,似乎一阵风来